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｜第二期

論《法華經》如來使及其對於人間佛教建設的意義[1]

董　群
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

前言

在當代人間佛教的實踐中，對於佛教思想史的資源，仍然有諸多可以進一步發掘之處，比如，《法華經》中的如來使精神就是推動人間佛教深入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。從學術史的角度看，就大陸當代的佛教學術研究而言，對於「如來使」的研究，較早出現的研究文章是由心皓法師撰寫的〈《法華經》的「如來使」〉一文[2]，王雷泉教授撰有〈「如來使」精神與慧思的新法華學〉[3]，他是對如來使精神這一主題關注較多的一位學者，他的如來使的研究和宣講，對社會影響更大。關於將如來使與人間佛教聯繫起來思考的主題，大陸方面，曾經在 2014 年 10 月 7 日，由太倉同覺寺舉辦過一次以「《法華經》如來使精神與人生佛教」為主題的交流會，主講者僅有四人，聽眾為該寺的居士信眾和常住僧眾。這是比較自覺地探討

1. 本文為「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協同創新中心」研究成果。原文為出席「第二屆人間佛教座談會」（2014.12.12-14，佛光山）的發言稿，題為「如來使精神與人間佛教」，應佛光山「人間佛教研究院」妙凡法師之約，修改補充後供本刊發表。

2.《法音》，2008 年第 9 期。

3.《法音》，2012 年第 1 期。這是王雷泉教授參加「慧思大師與南岳佛教」（2011 年 8 月 16-17 日）而發表的論文。香港鳳凰網的「鳳凰佛教」欄目在同一時間將此篇發言摘要以「菩薩行者甘當如來使」為題發表。

如來使精神與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的一種嘗試，筆者也參加了這次交流會，也是因為這個因緣，促使筆者思考這一主題。本文以諸譯本《法華經》和法華學史上對於《法華經》的如來使思想的相關解釋為依據，來探討經中的如來使的含義，如來使的弘經三軌、四安樂行體現的基本精神品格，在此基礎上，思考如來使思想對於人間佛教建設的意義。

一、如來使之涵義

「如來使」的觀念主要來自《法華經》，此經認為，在佛滅度後，能弘傳《法華經》者，就是如來使：

> 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滅度後，能竊為一人說《法華經》，乃至一句；當知是人則如來使，如來所遣，行如來事，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？[4]

這一段經文，天台宗的智者大師曾經有過解釋，他說：這一段，主要的意思是講明「滅後師亦有下上」，即在佛滅之後，續佛慧命的人師之功報有上下兩品，下品人師是什麼樣的呢？智者認為：「但豎得其意，有慧無聞，止堪竊說，未可處眾。」[5] 意思是說，他只是粗略地了解一些佛意，並沒有聽聞佛陀說法，他這一點見解，只可以私下對他者一人而說，也不能廣為大眾說。經中「能竊為一人說《法華經》，乃至一句」，這是講下品人師所做的弘傳《法華經》之事，智者大師分析說：「『竊為一人說一句』者，雖得『一句』之解，既不廣聞多學異義，不可眾中而說，一切問難，有所不通，便令正

4.《法華經》卷四〈法師品〉。
5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八。

理不得宣弘。如釋論明有慧無聞，譬如小雨無雷，若欲申此一句正言，且當『竊說』耳。」[6] 這樣的人師，對於《法華經》的了解，其實只有那麼一句，對於這一句，也沒有廣聞，這種「有慧無聞」是屬於不知實相的一類，所以，對於他人的問難，他無法做出進一步的正確解釋，也許這樣的情形會使佛法正理得不到及時的宣揚弘傳，但是，《法華經》仍然認為這樣的人師為如來使，因為，他畢竟傳達了這「一句」。

智者大師說：「『當知是人則如來使』者，明其功報。經是如智所說，說於如理，今日行人秉此如教，宣於如理，即是如來所使也。」[7] 這樣的人師，作為如來使者，做行之事，秉如來之教，宣說真如之理，這也就是行如來之事，所以稱之為「行如來事」，智者大師解釋說：「『行如來事』者，如智照如理為事，今日行人依如教，行如理，即是行如來事也。一如智，一如理，化眾生為事，今日行人能有大悲，以此經中真如之理，為眾生說，令得利益，亦名行如來事也。觀心解如來使者，智心觀境，境即真如，境來發智，智為如所使也。」「『行如來事』者，歷一切法無不真如，真如即佛事也。」[8] 這樣的行事，體現了大悲精神，也就是說，做如來使，也就是要行菩薩道，有菩薩的大慈大悲精神，無我利他。同時，如來使者的行事，體現了即事理的中道，所行的事法，無不符合真如之道，無不符合佛法之事。

「歷一切法」講的「法」，理解為一切事法的話，那麼這一句話，就可以理解為即理而如，和華嚴宗的即事而理的理念是相同的。

6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八。
7. 同註 6。
8. 同註 6。

這樣的人，就是如來所遣使而來的，智者解釋說：「『如來所遣』者，觀智從如中來也。」[9]「觀智」即觀察真理的正智，觀察事法的正智，這種正智是從真如中來。這是智者大師理解的下品人師類的如來使者。

此一段經文的最後一句，「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」，智者大師解釋為如來使者中的上品人師類：「『何況於大眾中』下，明上品人，略不格量功報。此意可知也。」[10] 他認為，其中的意思已經很明顯了，不用再加解釋。

智者大師對於《法華經》的解釋，歷史上是公認的權威解釋之一，同樣，他的這一段對於如來使的解釋，對於吾人理解如來使的含義以及對於人間佛教的意義，也有重要的價值，可以啟發吾人更多的思考。

這一段經文，在智者大師之前，竺道生也有過解釋，他說：「『竊為一人說』，向明自受，其功已多，今言為一人說，則是外益，道貴兼被，功報何極耳！則如來使，大慈之心，恆以通法為懷。若人能行法者，便是如來使也。『如來所遣』，明其所解，從佛解來。從佛解來者，蓋是如來以解資遂其行也。如來本以通法為事，而其能爾，謂『行如來事』也。」[11] 他主要突出了如來使者的菩薩道特色，即以大慈之心利益他人，他稱之為「外益」、「兼被」。

今天來理解如來使，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，不只是在佛滅後弘揚《法華經》者是如來使，凡是能夠弘揚佛教正法的人，哪怕是有人只為一人宣說，這樣的人，都是如來使，是如來所遣的使者，其

9. 同註 6。
10. 同註 9。
11. 竺道生：《法華經疏》卷二。

所行之事，也是行如來事。

在第一個譯本《正法華經》之中，也有「如來使」的提法：

> 吾為如來使，天上天下諸天世人，未度者度，未脫者脫，未安者安，未滅度者令得滅度，於是世及後世所知而審，為諸通慧皆能普見，度諸度，脫諸脫，安諸安，未滅度者皆令滅度，悉來詣我。[12]

但是這一段的譯文，在羅什譯本中，「如來使」的部分，變成了「如來」自己，而不是如來的使者：

> 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未度者令度，未解者令解，未安者令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，今世後世，如實知之。我是一切知者、一切見者、知道者、開道者、說道者，汝等天、人、阿修羅眾，皆應到此，為聽法故。[13]

這是譯本的差異，也許涉及到梵本本身的差異。但是，這種差異也可以讓吾人理解到《正法華經》中提出的「如來使」的使命、責任，這就是「度」、「解」、「安」、「得」四大任務目標，度眾生，解脫眾生，安眾生，使眾生得涅槃，《法華經》中這是佛的使命，其實兩者的使命會有根本的差異嗎？如來使也是要以佛的使命為自己的使命。

這一如來使的理念，實際上宣說了佛滅度後，佛教發展的一個基本方略，即要有人發願去承擔這一項弘法的工作，宣說佛教的正

12.《正法華經》卷三〈藥草喻品〉。
13. 同註 12。

法，傳承以《法華經》等經典為代表的佛法的了義教，這也是佛門常說的「續佛慧命」。

二、如來使之弘經三軌

如何才能以如來使的精神弘傳佛教？必須是上求菩提而有所成就者。依《法華經》的要求，要能作為如來使者弘傳此經，必須是「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」這三者，光宅法雲稱為「通經之軌三種章門」，[14] 天台宗則稱之為三種「弘經方軌」，[15] 是弘經三軌。

《正法華經》云：「如來滅度之後，若有菩薩及大士等，欲以是經為四部說，著如來衣，坐於世尊師子之座，然後爾乃為四部眾宣傳此經。何謂著衣於如來被服？謂人忍辱柔和安雅，是則名為如來被服。其族姓子，當修此衣。何謂世尊師子之座？解一切法皆悉空寂，處無想願，是為世尊師子之座。」[16] 這段經文缺少後來羅什譯本的入如來室一項。

《法華經》云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來滅後，欲為四眾說是《法華經》者，云何應說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，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。如來室者，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；如來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；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安住是中，然後以不懈怠心，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《法華經》。」[17] 簡要地說，如來使者必須具足慈悲心、和忍心、空性見，缺一不可。

所謂「入如來室」，要求如來使能夠具備諸佛菩薩的大慈悲心，

14. 法雲：《法華經義疏》卷七。
15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八下。
16.《正法華經》卷六〈藥王如來品〉。
17.《法華經》卷四〈法師品〉。

入如來的「慈悲」之室，像如來一樣，以大慈與眾生樂，以大悲拔眾生苦，以這樣的大愛，對人有關愛，對社會有關注，對自然有關懷，由此而能建立起「下化眾生」的精神基礎。這一層面的慈，不是眾生慈，不是二乘慈，而是無緣慈，也即如來慈。「知一切法空，不見有眾生及以諸法而起慈者，名無緣慈。無緣慈者，謂如來慈。」[18] 這一弘經方法，智者大師稱為「入室弘經」，[19] 由這樣的方法帶給眾生恩惠，稱為「如來室恩」，智顗曾將此分析為「大慈與樂恩」和「大悲拔苦恩」兩個方面。[20]

為什麼這樣的室叫如來室呢？吉藏解釋說：「入室但有覆己，佛室普欲蔭他，是故慈悲名如來室。」[21]「末世法師既代佛弘經，亦宜學佛之行，是故慈悲名如來室。若為利養名聞勝他勢力而講說者，則不拔苦與樂。」[22] 一般人入室，只是為了自己，而佛之室，是為了大眾，讓大眾都能受到大室的遮蔭，入這樣的利他之室，才稱這為入如來室，如果說，有人為了自己的名聞利養也為他人講經說法，這不能叫入如來室。

所謂「著如來衣」，即有柔和心與忍辱心，或簡稱「和忍心」，以此兩心，而建立起莊嚴國土、利樂有情的精神基礎，行難行之「行」，忍難忍之「忍」，消除眾惡。如來所化的世間，並不是一個完善的世間，眾惡充滿，佛教稱之為五濁惡世，天台宗特別強調末法時代的觀念，在這樣的末法時代，弘揚佛法，更為困難，因此，

18. 吉藏：《法華游意》。
19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八下。
20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六下。
21. 吉藏：《法華玄論》卷一。
22. 同註 21。

在這個世間轉化人心，改善社會，弘法的如來使要有更大的忍心。這一弘經方法，智者大師稱為「被衣弘經」，[23] 他也將這一弘經之法解釋為安忍，「著如來衣，即安忍也」，[24]「是著如來衣，稱寂滅忍」，[25] 其核心精神是一個「忍」。

為什麼這樣的衣叫如來衣呢？吉藏解釋說：「既欲普化群生，則遍忍污辱，以此自嚴，無醜不覆，是故和忍稱如來衣。」[26] 既要下化群生，即使受到毀辱，也不生瞋恨之心，應當學習佛的和忍，所以稱之為如來衣。如果做不到這一點，產生瞋恨，則不能稱為如來衣。

所謂「坐如來座」，即要求如來使能夠掌握佛教的空性的原理，以此建立弘傳佛法的佛學基礎，這種空性，是人法二空之理，智顗大師解釋說：「安住二空理，即坐如來座。」[27] 這一弘經方法，智者大師稱為「坐座弘經」。[28]

為什麼這樣的座叫如來座呢？吉藏法師說：「空理虛通，可導群有，踞此敷弘，無緣不蓋，是以空解為如來座。」[29] 以此二空之理為基礎來化導眾生，能夠給眾生帶來普遍的利益，所以，掌握了這種空理，才稱得上是如來座。

天台宗人將此三軌解釋為止觀與斷德、智德和恩德「三德」，忍辱衣與止及斷德相關，「有止行故著忍辱衣」，「止行離過即成

23. 同註 19。
24. 智顗：《法華玄義》卷九上。
25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五上。
26. 同註 21。
27. 同註 19。
28. 同註 19。
29. 同註 21。

斷德」。[30]「止」是天台宗的修行實踐，通過止的修行止惡離過，這就是斷德，斷滅眾惡。空見座與智德相關，「有觀行故坐如來座」，「觀行無著即成智德」。[31]「觀」是天台宗講的觀照，通過觀照佛教的空性，無所執著，體現了佛教的大智慧，這是智德。慈悲室與恩德相關，「有慈悲故入如來室」，「慈悲利他即成恩德」。[32] 恩德能慈悲利生。

智者大師又結合《涅槃經》中的五行來解釋此三軌，《涅槃經》的〈聖行品〉闡述了菩薩自行化他的五種方法，聖行、梵行、天行、嬰兒行、病行，「菩薩摩訶薩常當修習是五種行」。智顗認為，弘經三軌之中，「如來莊嚴而自莊嚴即圓聖行，如來室即圓梵行，如來座即圓天行，如來衣有二種：柔和即圓嬰兒行，忍辱即圓病行。」[33] 如來使者能夠入如來之室，意味著圓滿成就了佛教的清淨行。坐如來之座，意味著圓滿成就了天行，即由涅槃第一義之理而成就的妙行。著如來衣，意味著二種境界，一是著如來的柔和衣者，意味著圓滿成就了嬰兒行，嬰兒行有兩種意義，依《大乘義章》：「嬰兒行者有二種，一者自利，二者利他。若論自利，從喻為名，行離分別，如彼嬰兒無所辨了，名嬰兒行。若論利他，從所化為名，如經中說，凡夫、二乘始行菩薩，如似嬰兒，化此嬰兒，名嬰兒行。」[34] 著如來的忍辱衣者，意味著圓滿成就了病行，即治療眾生罪業疾病之行，「言病行者，從所治為名。罪業是病，治病之行故名病行」。[35]

30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八下。
31. 同註 30。
32. 同註 30。
33. 智顗：《法華玄義》卷四。
34. 慧遠：《大乘義章》卷八。
35. 同註 34。

智者大師的這種解釋，深化了對於三軌的涵義的理解。

這室、衣、座三者，吉藏概括為「安住三事」，他曾經從功用的層面分析之所以稱為室、衣、座的緣由：「慈悲有蔭覆之功，喻之如來室，和忍有障蔽之用，譬之如來衣，空理可以安心，目之為座。」覆蔭為室的功，障蔽為衣的用，安心為座的功用。

吉藏又進一步分析三者的邏輯層次，為什麼先說如來室呢？「大悲拔苦，大慈與樂，蓋是種覺之洪基，弘道之本意，欲說妙法，宜先建此心，是故第一明入如來室。」建立大慈大悲之心是弘法的基礎，所以要先入如來的慈悲之室。為什麼次說如來衣？「既於惡世欲弘善道，要多留難，宜應忍之，是故第二明著如來衣。」既以慈悲心入世弘法，要有面對困難的心理準備，要能夠正確處理難行、難忍之事，所以要著如來的和忍衣。為什麼第三說如來座？「雖慈悲外覆、和忍內安，若無空觀虛明，二行不成，何由悟物？是故第三明坐如來座。」[36] 即使有慈悲心、和忍心，但是如果沒有對於空性的正確見地，還是無法正確在實踐慈悲行，和忍心，那怎麼能夠利他濟世呢？所以要坐如來的空性座。

這三者，構成一個整體，缺少任何一項，都是不完備的。吉藏說，法師講法要具備「三事」，一入講堂，二服法服，三登高座，如果沒有慈悲心，就入不了講堂，如果沒有和忍心，就披不了法服，如果沒有空觀，就不能登高座，所以，「闕此三事安可弘經？」[37] 三軌之中，如來座具有根本性的意義，吉藏特別強調這一點，如來座體現的空，是畢竟空，如果沒有這樣的空性見，無法達到如來慈悲的無生法忍層面，「若無空觀而起忍者，則不成無生忍，亦非法

36. 吉藏：《法華玄論》卷一。
37. 吉藏：《法華游意》。

忍。以有畢竟空觀而起忍，則成無生忍及以法忍，故此和忍是如來忍名如來衣」。[38]

在此三軌基礎上，尚需如來使者的不懈怠的精進和實踐，如何實踐？《法華經》提出了四種安樂行。

三、如來使須安住四安樂行

如來使者如何才能弘揚佛法？《法華經》提出了應當依「四安樂行」，「若菩薩摩訶薩，於後惡世欲說是經，當安住四法」。[39]即通過身、口、意三業的行為規範以及誓願而達到安樂，一為身安樂之法、二為口安樂之法，三為意安樂之法，四為誓願安樂之法。實現了這四種安樂，才能弘揚《法華經》。安樂是自身達到覺悟的一種境界，身安心樂，身無危險，心無憂惱，並以此身心境界而行；或是「著如來衣則法身安，入如來室故解脫心樂。坐如來座故，般若導行進」。[40]

身安樂之法，一方面以菩薩行處為自己的安住處，另一方面以菩薩親近處為自己的安住處。菩薩行處，其實就是包含了三軌中談到的內容，住忍辱地、柔和善順，觀諸法實相。什麼是菩薩的親近處？《法華經》既從不應當親近的對象而談，又從應當親近處而談。至於前者，智者大師在《法華文句》中概括了十種對象，即一豪勢、二邪人法、三兇險戲、四旃陀羅（屠者）、五二乘眾、六遠欲想、七遠不男、八遠危害、九遠譏嫌、十遠畜養。[41]其實，這十類對象

38. 吉藏：《法華游意》。
39.《法華經》卷五〈安樂行品〉。
40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八下。
41. 同註 40。

之中，有一些正是需要去轉化、改造的，比如二乘眾，如果遠離了他們，他們如何提升？

至於後者，《法華經》列出了第一和第二親近處，第一親近處就是坐禪攝心，「常好坐禪，在於閑處，修攝其心。文殊師利！是名初親近處」。[42] 第二親近處就是觀諸法性空的真相，「常樂觀如是法相，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」。[43]

口安樂之法，是對如來使的口業的修行要求，有諸種不能說：「不樂說人及經典過，亦不輕慢諸餘法師，不說他人好惡、長短，於聲聞人，亦不稱名說其過惡，亦不稱名讚歎其美，又亦不生怨嫌之心。」[44] 智者大師概括為一者不樂說人以及經典過，二者不輕慢，三者不說他人長短，四者不生怨嫌心。

意安樂之法，意業清淨，無嫉諂，「無懷嫉妬、諂誑之心」；不輕罵，「勿輕罵學佛道者」；無惱亂，「無得惱之，令其疑悔」，對求聲聞者等者，不使其心惱亂，不能對他們說「汝等去道甚遠，終不能得一切種智」之類的話；無諍競，「不應戲論諸法，有所諍競」，應當「於一切眾生，平等說法」。[45]

誓願安樂之法，對那些於《法華經》「不聞、不知、不覺、不問、不信、不解」者，誓願「以神通力、智慧力引之，令得住是法中」[46] 也就是說，向那些不了解《法華經》的人傳播此經。

光宅法雲講，四種安樂行，能夠使人們在惡濁之世有獨特的利

42. 同註 39。
43. 同註 39。
44. 同註 39。
45. 同註 39。
46. 同註 39。

益：「〈安樂行品〉明四種安樂之行，攝退墮之人。若欲於惡世中流通經者，當修四安樂行，則免危得安，離苦得樂。」[47] 對於有退墮之心的人，修四安樂行，能夠離危得安，離苦得樂。

唯識學者慧沼法師講，四安樂行，是在三業清淨基礎上的自利利他之行：「一正身行，二正語行，三意離諸惡自利行，四心修諸善利他行。」[48]

對於安樂行這個名相本身，智顗也特別的解釋，他說：「安樂行是涅槃道。涅槃有三義，謂三德祕藏。行有三義，謂止行、觀行、慈悲行。」[49] 這樣，他實際上把三軌和四安樂行等同起來了，「止行者，三業柔和，違從俱寂，即是體法身行，即上文如來衣也。觀行者，一實相慧無分別光，即體般若行，即上如來座也。慈悲行者，四弘誓願，廣度一切，即體解脫行，即上文如來室也。」[50] 涅槃三德即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此三德分別對應於如來衣、如來座和如來室。所以，實踐弘經三軌，就是行四安樂行，「入如來室、座、衣等，即是修四安樂行行處、近處」。[51]

四、以如來使精神和方法推行人間佛教

《法華經》的如來使思想，以及天台、三論、唯識諸宗中等法華學一系對如來使思想的解釋，對於今天的人間佛教的實踐，具有方法論的價值。

47. 法雲：《法華經義記》卷七。
48. 慧沼：《法華玄贊義決》。
49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八下。
50. 同註 49。
51. 智顗：《法華玄義》卷五。

其中有兩個層面的問題需要討論。一是以如來使的菩薩精神推行人間佛教，二是依如來使的三軌、四安樂行推行人間佛教。

第一層面，以如來使的菩薩精神推行人間佛教。

星雲大師講：「所謂人間佛教，也就是菩薩道的大乘佛教。」[52] 正因為如此，推行人間佛教，必須要有菩薩精神，那麼，什麼是菩薩精神呢？星雲大師曾說：菩薩精神主要就是慈悲精神，「慈悲，是菩薩度化眾生的原動力，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。慈悲心來自無我的智慧，所以學佛要有無我的智慧及無私的慈悲，才是自度度人」。[53] 他引用《法華經》「以大慈悲力度苦惱眾生」的觀點，來說明菩薩道的慈悲精神。

如來使是大乘菩薩的慈悲精神的體現者，如來使這個概念，星雲大師也提到過，不過是在討論日蓮法師的時候，日蓮認為「自己是為弘揚《法華經》而來的「如來使者」，決心效法藥王菩薩，縱捨身命也在所不惜」。[54] 在《法華經》中，如來使者是專弘此經的，然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說，一切以菩薩道的慈悲和智慧來弘揚佛法的人，都是如來使，以此精神來推行人間佛教的人也是如來使。

依智者大師的下品人師和上品人師來說，下品人師即使只對他人弘傳《法華經》中的一句經意，都是如來使者，對於以如來使精神來推廣人間佛教的人師來說，同樣，不應該忽視這種下品人師的作用，哪怕只對一個人宣傳「一句」人間佛教的義理，這個人就是如來使。廣大的人間佛教的推行者和實踐者，可以說是這一類。至

52. 星雲：《人間佛教的戒定慧》（上）。

53. 星雲：《佛光教科書》第一冊〈佛法僧三寶〉之第十八課〈聲聞僧與菩薩僧的區別〉。

54. 星雲：《佛教叢書 4——弟子》〈《法華經》行者日蓮上人〉。

於要達到智者大師講的上品人師，廣為大眾普說人間佛教義理的人師，則有更高的要求。

第二層面，如來使者如何推進人間佛教？也可參照《法華經》中的弘經三軌原理，以及與之相關的四安樂原理。

弘經三軌具有更為廣泛的方法論意義，不但是弘揚《法華經》的三種方軌，也是弘揚一切了義佛經的方軌，同樣，也是弘揚人間佛教的三種基礎性方法。

依弘經三軌原理，弘傳人間佛教的人，也應當有室、衣、座三個方面的素養，除了大乘菩薩的慈悲心（如來室）之外，還要著柔和心與忍辱心之衣（如來衣），要有對於佛教的根本理論空性之理的認識（如來座）。

其中，柔和忍辱之衣，是推行人間佛教所應具足的基本道德素養和工作倫理，星雲大師說：「忍辱，可以摧毀固若金湯的傲慢；忍辱，可以銷熔堅如鎧甲的蠻橫。」[55] 在弘教過程中遇到難以預料的不順利，需要通過如來使者的忍辱來化解，而這種忍辱心又需要大慈悲心的精神支撐，但更需要空性見的哲學支撐。

與三軌相聯繫，如來使弘揚人間佛教，也可以參考四安樂行，以此四行，在自利利他的基礎上弘教。身、口、意三業依人間佛教的理念而行，對於仍然不聞、不知、不覺、不問、不信、不解人間佛教者，誓願讓其聞、知、覺、問、信、解，主動性地弘傳，這其中要有使命和責任的意識。

依三軌、四安樂方法弘傳人間佛教，具體的做法其實是靈活的，《法華經》中也提出了這種靈活性的案例，這就是常不輕菩薩的作

55. 星雲：《佛光菜根譚》第三冊《身心安頓的良方》。

法，他的作法，就是對他人常行恭敬行，不輕視他們，他常說：「我深敬汝等，不敢輕慢。所以者何？汝等皆行菩薩道，當得作佛。」[56]如此經歷多年，雖常被他人罵詈，但是他不生瞋恚，而是以慈悲心，恭敬如故。

智顗法師曾說，這個常不輕菩薩的修行，就是符合三軌方法：「不輕深敬是如來座也，忍於打罵是著如來衣也，以慈悲心常行不替，即如來室也。」[57]

吉藏法師認為，常不輕的修行，不只符合三軌，也是符合四安樂行的：「常不輕具足三事：有慈悲心方能行於敬嘆，即是入如來室；忍於打罵，謂著如來衣；深敬汝等，即是了知諸法常寂滅相，謂坐如來座也。經歷多年常行此事，即是以不懈怠心為四眾說法，又即是四安樂行，以知有佛性，佛性即是第一義空，謂空寂行。既行敬嘆，即無憍慢，能忍打罵寧有嫉心？經歷多年，忍苦弘道，則具大慈悲，故備四行也。」[58]

所以說，常不輕菩薩的修持方法，對於推行人間佛教來說，也是具有典範意義的。星雲大師在開示中常常談到這位菩薩，他曾經說：「要想消弭種族之間的紛歧，促進族群之間的融和，唯有大家效法『常不輕菩薩』的『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做佛』。佛教主張『人人皆有佛性』，因此常不輕菩薩把一切眾生都當成未來佛，儘管你罵他、打他，他都是恭敬的表示：『我不敢輕視你們，因為你們將來都會成佛。』這就是對人的尊重，也是慈悲的表現。」[59]

56.《法華經》卷六〈常不輕菩薩品〉。
57. 智顗：《法華文句》卷十下。
58. 吉藏：《法華義疏》卷十一。
59. 星雲：〈佛教對「族群問題」的看法〉，《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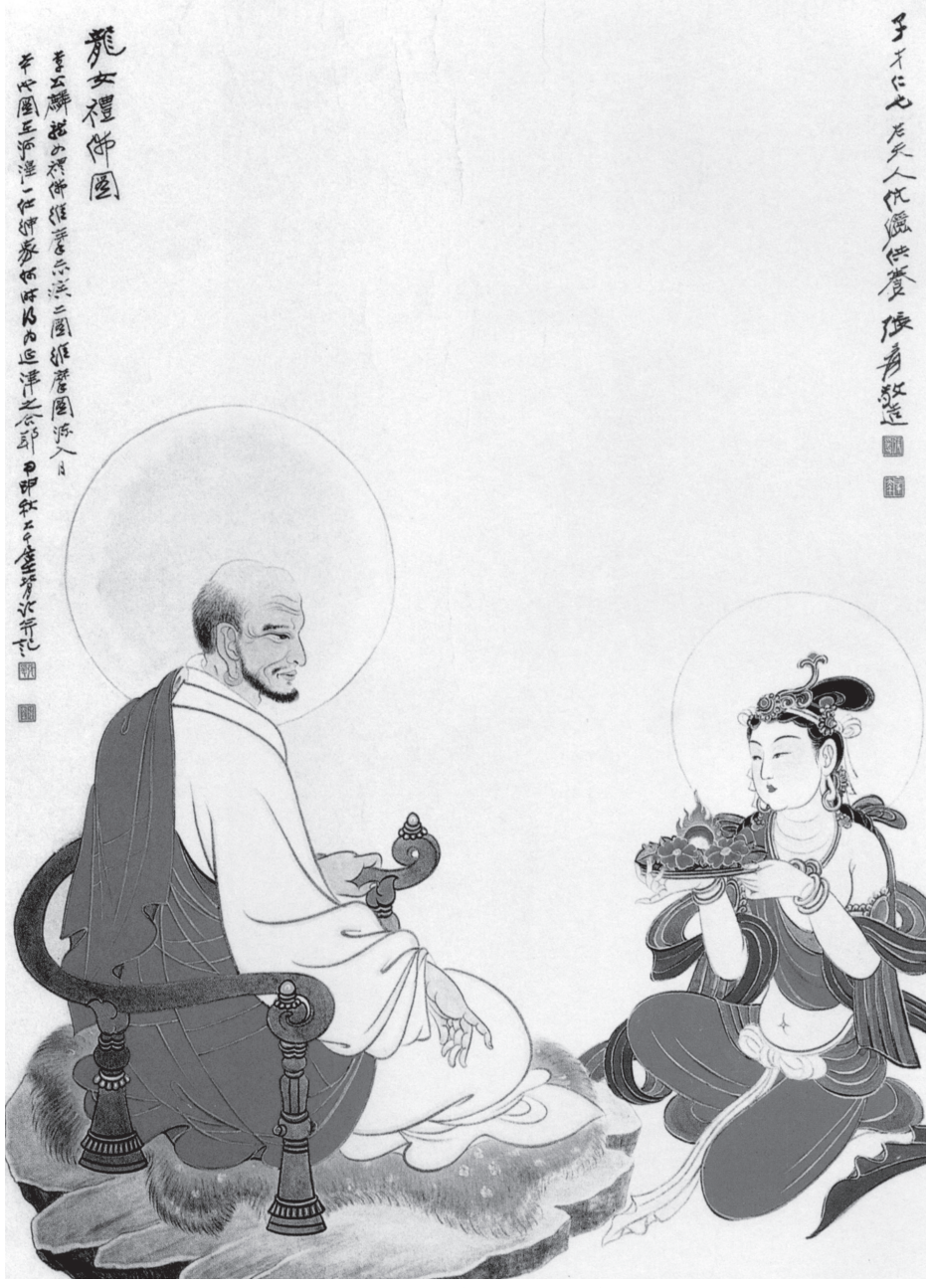
此處舉出常不輕菩薩的例子，並不是說以如來使的精神和方法來推行人間佛教，就可以完全歸結為常不輕菩薩的作法，而是要說明，如來使不只是一個精神抽象，也可以具體化為各種靈活的形象，可以化為一個個具體的人間佛教的行者形象。

結論

如來使源於《法華經》，是對於佛滅後弘傳《法華經》的使者的描述，在如來使身上，體現了大乘佛教的菩薩道精神，特別是慈悲精神、忍辱精神，也體現了大乘佛教的空性智慧，由悲智雙運而作為忍辱品德的基礎。這三者，慈悲行、和忍心、空性見，體現了弘揚《法華經》的三種方法，或稱「弘經三軌」，使三軌又具體化為四安樂行，如來使通過在身口意三業方面的修行，達到三業安樂，在此基礎上利他濟民，以大誓願弘揚《法華經》。

在人間佛教成為當代大乘佛教主流的背景之下，如何推行人間佛教，人們努力地探討多種資源，而如來使就是這樣一種資源。依《法華經》中如來使的精神和方法，對於推行人間佛教，具有指導意義。從總體上講，即要依如來使的菩薩道精神推行人間佛教，要依如來使的弘經三軌和四安樂行推行人間佛教。

能令學、能教、學使敏、導善道、令屬賢友，是師對弟子五事也。《善生子經》



龍女禮佛圖（張大千 / 繪）